



透着酒店會客室的玻璃窗望出去，燈光閃耀的維港竟像是有些微醺的氣息。望着那一片被玻璃窗阻隔了的喧鬧與繁雜，屋子裡的人們顯得有些心焦，又隱隱興奮着，因為我們在等着世界知名的花腔女中音塞西莉亞·芭托莉(Cecilia Bartoli)的到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環球唱片提供



芭托莉

可愛的歌劇女神

這一晚，芭托莉剛為今年的香港藝術節作開幕演出，特別答應音樂會結束後來和演奏聲樂系的師生們見個面，作一次親密的面對面交流。我和演奏聲樂系的主任阮妙芬，以及4個學生圍桌而坐，嘴巴裡雖是熱鬧地閉話家常，但大家都有那麼一點心不在焉，那耳朵時時留意着門口有甚麼動靜。

不一會兒，門口傳來一陣低語，大家還沒反應過來，身穿一襲火紅晚禮服的芭托莉已經快步走了進來。她的個頭看起來比照片上要嬌小許多，臉上有一種意大利人特有的歡快與熱情，與每個人熱烈地打招呼時，微微翹起的嘴角都給人一種俏皮的感覺。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小房間裡滿是笑聲，芭托莉的幽默和快人快語有讓人忘卻時間的魔力，一如她在舞台上精彩的演唱。我更一度忘記了自己的記者身份，如小粉絲般傻愣愣地盯着女神的一顰一笑，唯恐漏掉了隻言片語……告別時，已經接近午夜一點，大家簇擁着芭托莉合影，她看看自己的裙子，打趣地說：「今天我可真『紅』啊。」

此家有女初長成

在古典樂壇，芭托莉是個獨特的存在。她並非因為參

加各種歌唱比賽奪魁而衝上世界舞台，而是憑借天賦嗓音與高超的技巧擄獲觀眾的心，成為世界聞名的歌劇女神。

她1966年生於羅馬，父親是羅馬歌劇院合唱團的成員，母親則是一位抒情女高音。在父母的細心栽培與引導下，小小的芭托莉已經顯露出驚人的音樂天分。1985年，未足20歲的她就因為在電視節目中與著名女高音合唱而初露鋒芒，1989年，她首次在羅馬歌劇院登台演出《塞維利亞的理髮師》(Il Barbiere di Siviglia) 中的羅西尼，一炮成名。

「此嗓子只應天上有」

早年芭托莉的伯樂，可說是著名指揮家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他不僅邀請這位新人參加1990年的薩爾茨堡復活音樂節，更要求善於演繹羅西尼的她演唱巴哈的《B小調彌撒》(B minor Mass)，教導她如何突破自己。

卡拉揚曾說，芭托莉的嗓子「只應天上有」。她的嗓音色彩豐富，婉轉而變化多端；聲量不大，但技巧高超，最善於演唱莫扎特與羅西尼歌劇中的嬌俏女孩。她的專輯銷路更直逼流行唱片，第一張專輯《羅西尼的詠嘆

調》(Rossini: Arias)就衝破了20萬張銷量，而為人熟知的《韋華第專輯》(The Vivaldi Album)，專門挑選大家不熟悉的韋華第歌曲，竟也賣出過百萬張，成為古典音樂唱片的發行奇跡。近年來，她醉心探索巴洛克音樂，不斷去發掘那些歷史中被人忽略的寶貴作品，其作品對主題探索的深度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演繹，原創性備受讚賞。

她最新的專輯《獻祭》(Sacrificium) 再次奪得格萊美獎最佳古典演唱獎。18世紀，有歌唱天賦的男童被施行閹割手術去保持高音嗓子，這張專輯正聚焦於這些閹割的歌曲和歷史背景中。Youtube的宣傳片裡，可見芭托莉戴上假髮，穿上男裝，去演繹那些音域廣闊、難度高超的曲目，對於女中音的她來說，實是一大挑戰。

這一次，歌迷們望穿秋水，終於盼到芭托莉來香港。兩晚演出，不僅有羅西尼、伯里尼、唐尼采第、比才、維亞柔柔等十九世紀意大利與法國的著名歌曲，更能聽到她現場演繹閹割歌手的曲目，香港歌迷實在好福氣。

可愛的Diva

事實上，因為討厭坐飛機，這也是芭托莉第一次來亞洲城市演出。她覺得香港活力驚人，而jet lag更驚人，「從歐洲到亞洲比從歐洲到美洲更讓人難受呢。」她苦惱

地說。她眼中的香港甚麼都快，只希望下次來能停留長一點時間，好好體驗這個城市。這一句「下一次」可讓現場的大家都舒了一口氣，可知道多少觀眾聽完音樂會後興奮又悵然，不知這會不會是與天后在香港的唯一相逢。

當晚的演唱會，芭托莉的演唱讓人聽出耳油，鋼琴家塞吉奧·喬美的演奏也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卻不知這其中還有個小花絮，原來當晚，喬美弄錯了順序，在第一部分歌曲完結後直接跳到了第三部分，要是換作一個年輕歌手，大概難免驚慌，芭托莉卻鎮定自如，在最後加上了漏過的两首歌曲。「當你跳過中段時，我在台上直向他使眼色。他彈着彈着，也終於發現自己弄錯了順序，我望着他想：哼哼，發現了吧。」(笑)最後我們還是順着唱了下去。可我當時心裡好緊張：天呀，觀眾們都看着我們，他們翻着節目表，會不會發現呢？演出結束後，喬美可沮喪了。我對他說：不不不，沒問題，你彈得很棒啊。」芭托莉一邊繪聲繪色地表演當時在台上向喬美擠眼色的趣怪表情，逗得大家一陣大笑。

這位被譽為「世界上最優秀」的花腔女中音，很可愛呢。

芭托莉：我把自己看作一個畫家

阮：阮妙芬 芭：芭托莉

阮：是甚麼促使你去重新發掘閹割歌手的曲目呢？這其中的困難之處是甚麼？

芭：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吃力的一次創作了，所有的音樂是由18世紀偉大的閹割歌唱家們所演繹的，如Farinelli和Caffarelli等。我總覺得，Farinelli可算是18世紀的邁克爾·傑克遜，只是他的音域更廣(笑)。我把注意力放在拿波里樂派(Neapolitan School)上面，對女性來說這當然是個挑戰。你要控制自己的呼吸，唱出很長的樂句，由非常低音去到非常高音……很費力，但是非常令人興奮。這就像是一堂極佳的技巧與表達的訓練課。

阮：演繹這些曲目與演繹一般的女中音曲目有何不同？

芭：你需要非常廣的音域，從中音到高音。其中經常有很多小節，幾乎沒有換氣的機會，你需要去克服這個困難，但同時又要去表達你的感情，不然的話就只是技巧的展示。但是音樂不是技巧，而是情感。

阮：對年輕的歌唱學生們你有沒有甚麼小建議？

芭：聲音是一種樂器，你需要想像自己的聲音，是小提琴、笛子，還是單簧管，就像彈奏鋼琴，從低音到高音，你要了解每個音的準確位置，學會去控制自己的「樂器」。做到這點之後，就只有不斷苦練，這是唯一的辦

法。

阮：在每一次表演的時候，你從何處獲得靈感，去把各種歌曲與詠嘆調如此生動地表現出來？

芭：每次當我把聲音發出之前，我都會先去考慮這個聲音，這很重要。聲音不是在嘴巴裡發出，而是最先由身體內部產生，當它從嘴巴裡面出去的時候，已經不是那麼有趣了。你明白我的意思，最有趣的是它在你身體內部遊走的旅程，從你的心，到腦子，到你的靈魂深處，那意味著從十分遠而深，十分纖細的地方開始。當我唱韓德爾的歌曲時，作曲家讓我產生一種感覺，然後我就開始這個聲音的旅程。

阮：近十年來，你都十分注重對巴洛克音樂的探索，這是一個個人選擇嗎？

芭：我的靈魂深處對巴洛克音樂有一種十分親近的感覺。而且，比起其他音樂，我的「樂器」好像更適合演繹巴洛克時期的作品。(是你聲音特質選擇了它，還是你的個人感情選擇了它?) 呵呵，我想是兩者的結合。你不能唱那些不能打動你的音樂，但是同時，如果你執意去唱那些不適合自己的音樂，則會傷害自己的「樂器」。我想，如果你想要自己的「樂器」能夠長時間發揮美麗的音色，你需要去保護你的

「Stradivari」(由史上最偉大弦樂器製造大師之一安東尼奧·斯特拉迪瓦里打造的名琴)。每個人都有自己的Stradivari，但問題是怎麼去發現它。發現以後再保護，要選擇對的曲目。

阮：在觀眾的眼中，你是Diva，聲音顏色豐富又充滿了各種可能性，在現在有有耀眼的成就。但是你又如何看待自己呢？

芭：我把自己看作一個畫家，用我的聲音作畫，畫出不同的顏色、陰影、陽光燦爛的天氣，又或是烏雲重重的下雨天，所有這些都在聲音裡。如果可以做到這些，其實就是在用自己的聲音講故事。我希望大家把我看作「用聲音畫畫的人」。我最喜歡的畫家之一是卡拉瓦喬，他的畫十分有戲劇性。我覺得繪畫是對歌唱靈感的很大刺激，把你所看到的轉化在聲音中。對畫家們也一樣，當他們聽音樂時，會畫出不一樣的畫作。

阮：放鬆時，你喜歡做甚麼？

芭：我喜歡親近自然。我的很多時間都在室內——酒店、劇院……我喜歡去外面，踩單車、游泳等。我還喜歡烹飪，雖然沒有我媽媽或者祖母那樣廚藝高超，但是每次我給朋友們做飯，他們總是很高興。至於在我媽媽面前嘛，哈哈，我會超級緊張。

@北京

文、圖：雨嘉(80後媒體人)

12位華人藝術家的「紙上美術館」

今天中國人怎麼去做當代藝術？2011甫一開年，北京798藝術區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的新展覽就吸引了美術界的高度關注。評論家和媒體人都想說點甚麼，可是話到口邊，卻都不免猶疑起來。這個名為《紙上美術館：12位華人藝術家》的展覽，邀請了白雙全、陳界仁、馮夢波、高世強、谷文達、劉小東、焦慶奇、舒群、王廣義、汪建偉、王音、鄭國谷12位華人藝術家參加。他們各自居住在內地、香港、台灣及海外不同的地理空間展開創作實踐，活躍全球，在以共通的華人文化背景下構建全新的文化疆界。

「紙上美術館」這一展覽的價值，並不僅僅在於參展藝術家陣容齊整，其展覽的學術顧問費大為先生參與這一行為本身就耐人尋味。凡是中國當代藝術史的研究者，都不可能繞開費大為這個人。他是中國當代藝術每個發展階段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人。也許是因為費大為先生的存在，此次展覽和2008年UCCA轟動一時的「85新潮」展覽前後唱和。

中國當代藝術家們有一個特別明顯的特徵，自始至終都注重哲學理論，注重文本，甚至注重藝術創作過程本身的史料文獻價值。體現在「85新潮」展覽中，是一篇又一篇的文字說明，簡直巨細靡遺地由藝術家一字一句介紹，某件藝術作品是怎樣構思，怎樣又創作出來。而「紙上美術館」這一展覽也能看出端倪。比如參展藝術家舒群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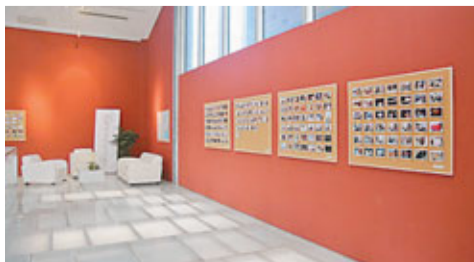
劉小東：《易馬圖卷》

品，可以說是對西方哲學史的一次重新梳理。他自己說，「自從30年前我在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上讀到柏拉圖的『理式』或『理念』這個詞彙，揭開西方思想史之謎便成為我畢生為之奮鬥的目標。」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幾十年來西方哲學思潮與中國現實社會交融，在巨大的內心衝突中，舒群創作了他的成名作《絕對原則》系列。

「華人藝術」，對於世界當下的藝術表徵而言，貌似是一個被咀嚼多次的過氣議題。也許被詮釋乃至過度詮釋，如今被質疑為一種「偽概念」。這30年來，透過無數作品展覽，人們漸漸可以發覺，中國藝術家對於西方現代藝術的模仿和借鑒，的確多在於藝術語言模式的層面。而中國當代藝術家藝術作品的精神內核，始終緊緊相關藝術家個人的生命體驗，與中國文化政治社會思潮相合。

這是一個沒有了大歷史和大敘述的時代，新世紀的中國當代藝術面臨價值觀的徹底改變。那些青花瓷中國龍之類的符號漸漸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神氣質上的立得住的東西多了。而這種精神氣質，需要評論家或者藝術家去闡釋和解釋。

特別值得一提的作品是劉小東《易馬圖卷》。在參展的12件作品中，劉小東的作品會顯得格外「古典和傳統」。他長卷似的油畫講述了一個完整的故事，發生在2008年甘肅鹽湖鎮農村集市上。一個完全沒有受過美術教育的民眾也看得懂畫家的意旨：農民們在集市上交馬馬匹。這幅作品當然沒有我們眼中所見那麼簡單。在畫作紙卷上，劉小東寫了幾段字，都是書名。比如風馬牛不相及的《共產黨宣言》、《控制論》、《畫出來的真言》以及《詩經》。正是這些似懂非懂的書影響了畫家對藝術的態度，讓他終其一生「針對現實書畫我的匪夷所思」。



香港藝術家白雙全作品的展場。

點評集

文：鄧蘭

《中國皇后號》資料太多礙劇情

1月21日看了香港話劇團之新劇《中國皇后號》。此劇由陳尹登編劇及導演，約長150分鐘，內容環繞中美兩個民族首次接觸時的文化異差所引起的一連串的誤解、猜疑、真情及笑話。由於故事由兩個不同語系的民族開始，香港話劇團特別從紐約邀來數名外國演員參與，實行中英語同台演出，務求表現出雙語所產生的即場感效果。

曾是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的陳尹登有很豐富的寫作及戲劇經驗，在中美台灣各地從事舞台編劇導演工作逾40年，編導作品60餘部。誠如現任藝術總監陳啟權所說，她的作品都滲透出濃烈的中國心，且能借古喻今。《中國皇后號》正正有這些特色。甫開場美商船到港廣州，由中國商人代表潘家父子接待，正式帶觀眾回到1784年康乾盛世的中國社會。其後場景切換於中、美兩地之間，透過潘家與知府，和洋人商家與船隊一舉的往來會面，既表現出兩個民族在同一時期的不同文化及體制，中間亦有倒敘解釋了美國商船為何要到中國和借兩位美商家說出剛剛宣布獨立的美國歷史。中國的守舊和奴性主義與美國的自主和獨立精神就交錯出現，或在船隊正式接觸潘家和當地官員時，進一步從雙方的處事待人方式表露出來。

這方面，編劇肯定花了很多功夫搜集資料和參考，根據歷史和材料一一展現劇中。不過這個優點在上半場來說卻有礙劇情的推進。可能資料太多又不捨得棄用，

於是極力鋪陳解說，大段大段的說白像是為了向觀眾介紹歷史的由來，透過演員的嘴巴一一道來。雖然當中有激烈爭議，但在整個戲中那些段落畢竟是背景資料，過分強調反而有些不合適。上半場最大的毛病是70多分鐘過去，戲仍停留在初階段，進入戲肉時已是上半場尾聲。

下半場的推進明顯爽快，不用長時間說大段對白，演員的表現比上半場也相對提高，整體的凝聚力更強。劍擊、比武、跳舞等之動感場面亦有效地表現出兩種文化的異差和幾個主角的友誼，反而讓觀眾更集中去接收和思考！當中潘紫蓮與尚少校一段關係雖非主旨所在卻是最吸引突出的。

場景設計與服裝仍是貫徹話劇團的精細和美觀，尤其布景，從兩面牆延伸出的海景橫幅大大擴闊了舞台空間，上下層的舞台設計亦增強演員的活動範圍，導演亦能在有限的空間製造變化，設計出靈活活潑的調度。

Andrei Drooz扮演的尚少校和王維的潘文達表現最好，而加盟不久的林夏薇潘紫蓮亦表現理想。中西演員合作、雙語演出並不易控制，此劇在題目、背景、故事及演員方面都選對了方向，唯爆滿的對白令人難以消化。另外民主獨立當然值得爭取，不過當金融海嘯爆發，美國的制度是否真的那樣好和完美，還是值得觀眾去細想、分析。